



15
1125
4



門 1 5
號 1125
卷 1

史記第四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邪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
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
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
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
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為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盜跖曰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竝音之石反斯爲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

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

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為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

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正反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為也故為句說者與知焉為句

為成也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韋注為成也淮南本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言莫之為而成也韓策也讀為他

鳥不為鳥鵲不為鵲言不成鳥不成鵲也

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入故鄭注入故

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

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

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

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

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

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

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

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曰

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

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為也絕句失之

辭于大忠

大忠無所拂悞辭言無所擊排今本悞辭二字互誤迺

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意

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

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為匡君不知說難一篇皆

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

記意字本作意

說文意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敬碑作億又說文十萬曰億今作億說

文億安也今亦作億是從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為

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為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
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為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

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朱浮
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
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自喜名

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
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為人刻廉
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
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
 縣吳東門之上縣本作者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
 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
 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
 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
 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即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
 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為縣不知吳
 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
 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
 覽人事部引史記竝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

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
 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高府
 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
陳成恒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濼濼與淺正
 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

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為洩又誤為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淡淺地當為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淡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淡也越絕書吳越春秋竝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亾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藿即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商藿郭注曰商藿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黽黽之逕案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彼言披藜藿此言排藜藿其義一也若藿為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竝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竝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藜藿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藿入窮閭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騫傳騫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荆則騫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藿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藿而會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糲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藿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

也。藿藿字形相似，故藜藿多譌為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畔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樞棟。晏子韓子與荆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為樞棟，則藿字明是藿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并季字子產

并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并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并季產三字，注云：家語

并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并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為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并季產，本於史記也。并季產者，并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為并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為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邾吳

邾吳字子斂，索隱本邾作邾，云：家語吳作選，字子斂，文

翁圖作國選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邦與邦音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邦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邦姓不得作邦明矣至唐初始誤為邦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與作選而不云邦作邦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邦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即為孽子既言諸庶孽子則無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庶孽公孫也文選而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已非謂鞅恐天下議已也孝公恐天下議已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已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始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蠶桑參牧之處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牧也淮南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本牧字並誤作收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顏師古以爲皆收捕司察姦人非也辯見下

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卽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妬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旣妬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

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

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

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

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

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

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

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

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

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

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即士也既云士不過

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

過百里即所謂湯以七十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

即所謂革車三百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

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策改士不過百里為

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為三萬斯為謬矣卒不過三

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見破於人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

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

注曰臣人謂己為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

解當從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

謂己得人為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

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

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

來敵也

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

念孫案小司馬

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為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

為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

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竝引廣雅曰繫弱鉅黍

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楊倞注黍當為來即

惑於小司馬之說

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竝作鉅黍

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黍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

黍距鉅巨古竝通用

不從

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

當依瑟策補

從即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為設今本竝作投言設

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為易

解念孫案索隱既云投當為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為

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為設今本竝作

投本作設當為投今本竝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

司馬以為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為易解也後人既改正

文設字為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
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食鳥
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念孫
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為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
腹則愈即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食鳥
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
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
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即偷一小快也淮
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

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

愉從心俞聲

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為偷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

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外亡釋文並音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愉逸周書偷作愉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心而其心字不愉漢繫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並與偷同

或在旁或在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

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

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

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歿燕策及莊子盜
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
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
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
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爲九
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
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

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
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
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
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
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
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
侯之一故此言齊并九夷與魯衛也上文言齊舉宋而
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
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并宋與淮北又言并九夷與
魯衛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

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為若字之

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

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

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

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

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

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

義也為一句非是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

若譌作君皆竝用此若二字

塞郾呢

殘均陵塞郾呢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

也索隱本作安郾呢安即闕字也闕亦塞也說文闕遮

塞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闕聰張湛曰闕塞也爾雅大歲

在甲曰闕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曰闕逢

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闕鳥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

相近闕郾呢之為安郾呢猶闕逢之為焉逢見史記單

闕之為直安徐廣麻書音義曰董闕于之為董安于定

二年左傳董安于韓以遏徂旅之為以按徂旅也後人

依燕策改安為塞，不知安與闕同字，闕與塞同義，無煩改為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

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

魏也。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為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即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
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王業
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
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
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
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于放反
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
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

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正文作論又改注
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為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
訓為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竝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亾可立而須
也念孫案折讀為制言韓為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
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作折則刑
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
折為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

曰唯唯與雖古字通

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唯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為人所係纒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一本唯作雖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

則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出甲者蒙上而

省也雷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集解

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閒世篇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

辯以距諫飾非也語意竝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念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念

孫案待當為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

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

恃為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

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

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為搏則與徐

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為菽飯菽飯藿羹相對為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功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

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口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

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是督過皆責也若以

為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

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

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

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

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

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卽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策舊

本作熹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熹淫高祖本紀秦人熹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熹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桓六年穀梁傳陳侯熹獵墨子魯問篇國家熹音湛洳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熹漢有聞熹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祚字伯熹郟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熹是喜字古通作熹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熹趙策曰無熹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熹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

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為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即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為句異日為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扞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扞音煩曷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燭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此三字上屬為句

有事

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

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為文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為文索隱掇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扞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焚扞為句君之國有事為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樗里甘茂列傳

議之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竝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邱

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邱正義曰邢邱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邢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邱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困於上黨衍於是其證邢即陘之借字

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旁有陘庭城即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陘韓策曰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即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

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竝與此注同范
睢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
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為魏地非韓
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念孫案
果信也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
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
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
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
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
生即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
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
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淳于
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
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

豈寡人不足為言耶。念孫案不足為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為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為。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為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

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會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為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為之。字之誤也。之字指會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

與文等此後人
依史記改之

偶人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
 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
 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為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
 為謬矣封禪書木禺龍轡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
 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
 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
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為偶
 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
 溫禺印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

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
 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遇霧露行道从陛下竟有殺
 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
 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
 君者意即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
 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亾缺者意其
 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

漢書文三王傳同顏師古曰意疑也

張儀傳

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為疑故又加疑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為淮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曰為雄下行一雄字為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即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趨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為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乃趨市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癘之病

躓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

瘞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瘞非背疾則罷瘞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瘞即指瘞而言說文瘞罷病也廣雅瘞瘞也是瘞為罷瘞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瘞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瘞瘞瘞字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念孫案廢即發之借字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竝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為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

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即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為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為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己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為韓魏至此凡十六字皆衍文說見下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或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為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為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吉念孫案此本作子秦地如母子孰吉句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七如五六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竝與與同義言子秦地與不子二者孰吉也新序作子秦地與無子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有

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

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人何與孰同義趙

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

加何字斯為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為與故妄加何字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李

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義與此怒字同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

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
 危讀為詭詭詐也言其為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
 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
 秦之疆名以為趙而實以為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
 為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
 為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
 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
 子傳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木反譌作及今
 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
 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為詭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
 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
 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
 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
 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
 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畱宿閒語李賢注曰

閒私也

范睢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問睢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

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才

才字後人所加

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為有口辯士朱建傳

曰為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

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縣也正

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理志京兆

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

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晉范叔入關

此謂函谷關

遇穰侯於此

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

史記曰竊載范睢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硯

周有砥硯念孫案硯本作戣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

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硯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睢

曰周有砥硯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硯秦策正作砥

厄

亾其 亾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亾為輕蔑，義

不可通。亾，讀如無。或言亾，或言亾其，皆轉語詞也。亾，或作無。

漢書貨殖傳：寧爵無刁，孟康曰：奴自相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

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亾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為

篇曰：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

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

廢子之道乎？又亾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

亾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矣其欺不穀邪？

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矣其憎懷而愛秦

邪？矣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

乎？索隱斷亾意為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

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亾意為無還燕意，亦非也。亾

意亦者，意亦也。意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

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莊

子盜跖篇：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竝與抑同。

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顛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

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

乎，意亦思乎，意亦竝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

意，亾，墨子：非攻篇：為其上，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亾，非為其上，中，天之利。

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
管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管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或言無意賈子瑰瑋篇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或言亾意亦皆轉語詞也
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
也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為

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為
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謬謂宦者也繆與謬同謂為一聲之
轉故謂或曰為說見秦策蘇代偽為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間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

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
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思
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
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為之說
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為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
案秦策作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
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為友 結友

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文，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為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淡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

左傳云，國子寔執齊秉。

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

服虔曰，秉，權柄也。

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即持國柄也。絳侯世家許負相條侯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

秉是其明證矣。

說文柄，或作棟，書傳通作秉，齊語治國家不失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

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周官鼓人注，鑿如鈴無舌有秉，竝讀與柄同。

後人不知秉

為柄之俗字，故矣。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鬪膝，攣念孫案曷讀為邊。

商頌長發

篇則莫我敢曷，荀子邊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

廣雅

也 偃仰 故徐廣曰曷一作仰 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

醜無雙 白頭淡目印鼻結喉是也 偃過一聲之轉 偃鼻

之為過鼻猶偃豬之為過豬 千金堰之為千金過也 襄

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

陂也禹貢熒波既豬某氏傳曰熒澤波水已成過豬過

豬即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

注堰一作堰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即千金

堰也堰音偃又於建反場音邊 小司馬不解曷鼻之

義而以爲鼻如蟬蟲其失甚矣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 上文曰豈非又

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

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天齊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

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韻有

古讀若以 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嚙秦

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 嚙與 念孫案索隱本嚙下有說

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嚙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

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嚙之以利故曰嚙進說之意

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昭以利義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為交際之際際接也見爾雅及左傳

昭四年注孟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

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

地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為取

字之誤也取與驟同取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字古

聲茲相近故驟亦通作取驟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

北故曰驟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驟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

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

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

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郈成

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

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

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斃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

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閒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為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甌

請奉盆甌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秦當為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盆甌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缶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秦秦王

大功

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為勞言之而其大自為每層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為廉君下文作廉君即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

志三之四
句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蔥皆以破殺連文史
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
爲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
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
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
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
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

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
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
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
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
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死而已不忍爲
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
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
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
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

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為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對策部人事部引此，竝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竝作辭謝，皆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

改之也。又下文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會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為北。北，古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即此所謂反北也。言雖至會人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北誤為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

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

常之賢文選同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

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

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

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誤合

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

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竝作蒙

史記弟四

史記第五

讀書雜誌三

屈原賈生列傳

高郵王念孫

濯淖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教反濯淖疊韻字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淝米汁也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滌久泔也廣雅曰濯滌也曹憲音直兒反士喪禮渙濯棄于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于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

之汁也廣雅曰溇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
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
言不為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
也下句泥而不滓即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
溇辱汚也溇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
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
曰怨懣恨恨也懣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為違命失
之辯見經義述聞
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恨也很亦恨也班固
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譎作
連王注以連為畱連失之

含憂

含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含當為
舍字之誤也隸書舍或作舍又作
舍皆與舍字相似舍即舒字也說文舒
從子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盱為韻史記
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
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
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

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即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于命而生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浩浩沅湘兮方流泪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塗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外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塗恒悲四句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增傷爰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

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駘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已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為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而寶康瓠

韓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竝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暇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

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會則得息國則為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為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為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為韻。秦之罾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為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為韻，故索隱正義竝以意為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為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憶。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又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

今本并李注亦改作臆，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竝作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索隱本出其死兮若休五字，則上句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溪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為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卷空而游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為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竝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為益字之誤也益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益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為夫人時立以為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真母夏姬而言也索隱本出檢諸本竝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醜古多以醜為釋字管蔡世家鄭降楚楚復醜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衛孔子世家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醜之張儀傳掠管數百

不服醜之燕策王欲醜臣漢石門頌醜艱即安析里橋
郟閣頌醜散關之嘯濕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醜表並以
釋為索隱本作醜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亦作醜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醜為釋而刪去其注後人之妄也

今其人眾終莫能就請益其其變不可
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念孫案眾與終一字也鄘風載馳篇眾穉且狂眾即終字猶言終溫且惠終宴且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是古字多俗眾為終也今本作眾終莫能就者一本作眾一本

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刺之眾為句非也欲使人刺之與眾字意不相屬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於義為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

得

齊語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昭二十三

年公羊傳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榮

陽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能生得廣武者購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者謂以刀自剝其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櫬皮之為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購縣之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
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為縣購之
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
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
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
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畱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
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
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為整不合語意正義
解攝為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為懾鄭注樂記曰懾
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
謂恐
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懼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
吳是也恐謂之懾使人恐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
威所以懾
之是也
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
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懼者弗取
漢書作攝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說苑脩文攝
堪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堪其匈集解徐廣曰堪一作抗

索隱曰。堪謂以劔刺其背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與堪聲不相近。堪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爲抗。俗書從亢之字作亢。從亢之字作允。二形相似。故抗譌爲抗。說文抗。淡擊也。廣雅曰。抗刺也。集韻抗。堪竝陟。甚切。堪之爲抗。猶湛之爲沈也。燕策作右手堪抗其背。抗亦抗字之譌。且亦是一本作堪。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攬搃揆抗。釋文云。抗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遠拒也。亦未知抗卽抗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曰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爲拊。爾雅曰。辟拊心也。郭注謂椎骨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爲爛。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竝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敘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為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彊，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息而不急就，即此所謂胥也。

竈上駮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駮除。由與猶同。足以滅

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嫗二

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

不淨，不足為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亦何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

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故以阿縞為東

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為文。

則阿為細繒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阿。廣雅曰。綱。縞。練也。楚辭招魂。弱阿拂壁。弱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弱為弱席。阿為曲隅。皆失之。辯見楚辭。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夫擊甕叩瓠。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

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

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竝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為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為不類矣。

又案索隱訓搖爲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爲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爲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爲寒心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爲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爲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

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壅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亾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亾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亾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亾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亾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為句，亾去為句，抵父客為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賴其夫視，亾即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是其證也。因亾字誤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為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非也。既為富人女，而又甚美，則無嫁庸奴之理。亾其夫為句，其謬甚矣。徐

廣讀其夫亾為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歿

竊聞公之將歿，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閱，閱憂也。

淮陰侯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疆連讀而讀疆為疆弱之疆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疆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

漢書新序竝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亾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

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竝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為能說見漢書能或滅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侯幸傳

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念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灰者以項王尚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灰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即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
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
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念孫案東
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為東者欲與上南下
西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
兵東殺龍且則分為二事矣漢書漢紀竝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
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
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念
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
不當有後字後即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
隸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
形竝相似故復誤作後穆天子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管子任法篇令出而復反之荀子成相篇恨復遂過不

肯悔趙策復合與騎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竝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絳侯世家復擊破絳軍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蒞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漢書梅福傳曰孝文皇帝起於代谷水經灤水注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又案漢之沮陽為上谷郡治即唐之媯州也今本云冒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媯州則張氏所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今作黥者原誤為京隸書原或作原京或作京二形相似故原誤為京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田儻列傳

非直手足感也

頓螯手則斬手螯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儻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感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感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感何故不殺念

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感也直字當為有字之譌直字俗作直形

與有相近

無不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為不無莫能圖當為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

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為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

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

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

本改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

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鄴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為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即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念孫案即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不全也即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或有難

也即訓為或又訓為若互見匈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為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顛音曠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顛代侯則顛即毅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

作類或作顛竝讀如聾聵之聵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即

類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聾類今本類譌作類說文類癡顛不聰明也

從頁豕聲豕音殺玉篇音毅又音聵集韻類顛竝與聵同

音顛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顛即此所謂子顛代侯者故徐廣曰類一作顛音聵

也若作類則不與顛聵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類見漢

令高形與類相似故類譌作類功臣表作預索隱引漢

他官

鎔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

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宀官漢師古曰宀

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彙人掌其外內朝宀會者

書之屬諸上直者釋曰宀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

宀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彙人供之因名宀會

者案宀會者上直外內朝宀與它字形相近當是宀誤

為它後人又改為他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

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

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

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為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

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應劭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即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已誤之正文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竝無能字

季布樂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

諾為韻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為韻漢書鄒陽傳鷲鳥象百與鷲為韻蔡邕獨斷蟾祝

辭歲取千百與宅壑作為韻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匹

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見平準書

集解此言黃金百即是一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

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闕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徙宋本作徒念孫

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句徙以彭王居

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

字又誤作徙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

正與漢書同

袁盎鼂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

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

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為與說

見釋詞

志五之五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

從亾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

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為道路之道上屬為句非

也道讀曰導下屬為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

連讀直出二字連讀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醉

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

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宋本說苑從醉

誤為醉從今本又誤為率徒醉卒道即醉卒隧也隧訓為道則上道

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身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

下本無輩字曹即輩也且後曹二字即承上後刺君者

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蓋因上集解內有

如淳曰曹輩而誤衍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

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出而

志三之五

語

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木史
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茲作此
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印淺
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印注云都尉姓孫名印今既改
正文為昂又刪去注內名印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
惠景閼侯者表並作印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遣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

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當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
設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
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而抑疆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
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勅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

當壯勵易處念孫案勵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當壯
 勵易者當丁也勦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
 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
 習人勵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勵易
 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勵易李賢注勦猶難也是古謂難易
 為勵易也勵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
 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

日猶良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良久扁鵲乃仰天而

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鏃矢者今本鏃譌作鏃

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良久乃

至則與不至同也高注終一日乃至失之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

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良久乃復言也良

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

亂故形靜如死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

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死狀句

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灰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其已字卽色字之誤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有之已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疑殆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念孫案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爲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

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以

黃金致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婚婚迷也殆卽

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爲體痛字之誤也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若言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

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作體痛韓子諭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顏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之三年所又曰今慶已死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

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並與此同

蹙人中 前淩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淩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淩再飲大淩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未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蹙人中入當為入字之誤也蹙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蹙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蹙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眾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旁光難於前後淩事與此相類也又案

一飲得前溲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王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

順清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念孫案清讀為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清並與靜同

流汗出瀡

病得之流汗出瀡瀡者去衣而汗晞也瀡劉伯莊音巡

引之曰瀡當為瀡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萋萋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瀡者假借字耳流汗出瀡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瀡者去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瀡譌作瀡

繫辭傳
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瀡譌作瀡
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為循釋文
循本亦作脩史記脈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
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
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遲金石錄曰案後漢
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
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
遲而下十九人皆作循字畫相近遂致訛耶隸續曰循
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耶隸續曰循
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瀡字
碑者好奇所以從省俗用

集韻瀕松倫切流兒引史記汗出瀕瀕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瀕瀕二字連讀而訓為流兒其失甚矣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

血歾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

不衰此文有脫誤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為內關

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

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即承上文言之

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即

告宦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

法至夏泄血歾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

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

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

內關之病內關之病歾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歾內關

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

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歾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

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卽弄之

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
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曉 寒薄吾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曉瘕病曉得
之於寒溼念孫案病曉之曉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
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竝見上以病名已
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
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
病之由亦見上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

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
案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
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
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
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
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濞列傳

益鑄錢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

億讀為抑與之與之抑

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為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

即抑亦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

說見經義述聞噫亦下

及

王苟以鎔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為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為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子姪

盼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是也凌樺隆反以姓為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即是郡國若既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土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

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為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為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畱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大軍本或作大將必軍非史詮已辯之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

以我為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為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漢書朝鮮傳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衛策曰夫宋之不足如

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會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會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史記第五

軍曲世香麟夫軍之委曲計也其書亦大軍曲世
高有夫字與會其軍與大秋軍軍計夫始曰夫軍
委曲而計也世與軍對大秋軍也念然案軍曲世軍
世與會其夫與世與世與世與世與世與世與世與
軍曲世

史記第六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匈奴列傳

橐駝 驛駝

其奇畜則橐駝驢贏馱駟駝駟駟念孫案駝當為佗
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佗大宛傳驢騾橐佗以萬
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他是也作駝者俗字
耳索隱本作橐他注曰他或作駝今則正文注文俱改
為駝下文請獻橐他一又刪去或作駝三字矣說文佗
匹他字尙未改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

作佗也又驪駮索隱本作驪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駮
案驪字徐廣音顛兩駮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
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為駮又改注文曰鄒
誕本駮字作奚矣

書曰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毋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
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是毋為古
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並云齊宣公伐衛取故貫弓之
貫又作毋也索隱本出毋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既

改毋為彎又改注文曰彎音烏還反不知毋為彎之借
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
皆無何不思之甚也弓字索隱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
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
衍冒頓既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
正相因秦所奪地即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
為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為贅
語矣漢書漢紀並無侵燕代三字

青驪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
驛馬念孫案青驪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
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驛
馬皆五字為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
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西南北
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
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驪烏驪
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
覽獸部五引此青驪烏驪下皆無馬字

合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合約者殺之念孫案合約當
為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
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
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
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為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
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為負私矣下文曰糧
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即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即當為即能即能與即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昭十二年左傳即欲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言若不起此病也傷三十

三年傳爾即必於殺之嶽巖言爾若死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言我若死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即沒若必師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之尤其明證也詳見釋詞

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子監史淡禍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胥內外自隨是即與若同義今本作能即者後人不解即字

之義而顛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為句以對下文單于即不能又斷

即前與漢戰為句以對下文即南面而臣於漢也不知即能前與漢戰之即訓為若與即南面而臣於漢之即不同且單于即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與漢戰而但云單于漢書匈奴傳正作即能前與漢戰能則文不成義矣

衛將軍驃騎列傳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求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為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

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

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

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棄

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

不敵眾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衛

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為衛事非以大將軍別

起為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為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

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

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爲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其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寬內澁索隱曰謂外寬內澁意多有忌害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澁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酷吏傳曰張湯文澁意忌義並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歿

恐竊病歿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歿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歿是竊歿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

竊當為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或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即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湯徐廣亦曰湯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易本或作斥易鹵澤鹵並與斥鹵同薛瓚以澤為水澤鹵為鹹鹵分澤鹵為二義亦失之

下脩近世之失 脩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脩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為循周頌閔子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
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閒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
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二字蒙上
而行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
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也漢書不
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

而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行莊躡將兵循江上自
巴黔中以而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
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地方三百里池
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
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微

秦時常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念孫案開當為關言秦
 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徼
 為關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彼言關故河南塞猶此言關蜀故徼
 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即謂出此關也若云
 開蜀故徼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
 干祿字書曰開關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為開
 楚策大關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東關鴻蒙之先說文
 管十二月之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關字並誤
 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關蜀故徼

道而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而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念孫案道而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而
 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並
 作道而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
 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
 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即家
 也家居二字古聲義並相近故說文曰家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

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日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禮待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即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笮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笮并駮皆請為內臣下文言朝并從駮定笮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笮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夔道通南中開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笮王

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筴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筴

結軌

結軌還轍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軼注曰音轍漢書作軌

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軼

孝文紀結軼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軼而馳凡史記莊子戰國

策轍字

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

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阻溪

阻溪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本阻溪作留爽注曰三蒼云留爽早朝也留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留爽者

是也漢書漢紀文選竝作留爽留說文作叻尙冥也封禪書昧爽郊祀志作叻爽顏師古曰叻爽未明之時也叻音忽留爽與闇昧義相近若作阻溪則與下句得耀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溪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溪漢書作留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恍奠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綢繆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綢繆張揖曰綢繆掉頭也顏師古曰綢徒鈞反繆盧鈞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綢繆

注曰蝟音徒弔反膠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雕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蝟一作雕今并集解索隱內之蝟字皆改為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涿沫

通陝游原迴闊涿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涿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涿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 歲蕪
- 歲蕪
- 沆瀣
- 棹檠
- 荔枝
- 媼媼
- 杳渺

念孫案索隱本歲蕪作歲柝子虛賦歲蕪苞荔索隱本

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埤蒼又云生水中華可
 倉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今本漢
 書作柝張揖曰析似燕麥蘇林曰柝音斯文選作柝案
 說文無柝蘇二字則作柝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艸耳又
 古字通用其作柝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艸耳又
 案此賦言析草生於高燥則非埤蒼所云生水中華可
 會者張揖孟康以沆瀣作沆瀣本沆瀣作沆瀣
 為似燕麥是也沆瀣本沆瀣作沆瀣
 瀣司馬彪云沆瀣徐郭璞云鼓怒鬱鯁之兒也正義
 曰瀣胡代反案索隱正義竝作沆瀣蓋舊本相承如是說
 文無瀣字則作瀣者隱正也今本既改瀣為瀣又改索隱
 之瀣亦作瀣為瀣亦作瀣本瀣亦作瀣
 棹檠本棹檠作檠
 注曰晉灼云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
 黃其味甘多酢少離支或荔枝索隱力及漢書說文選竝
 也信蒲而小不以此為荔枝索隱力及漢書說文選竝
 作離支是古皆通用離支也今本正文及漢書說文選竝
 枝又改注內之離支為謬矣本枝又改注內之離支為謬矣
 為荔字或作離斯為謬矣本為荔字或作離斯為謬矣

注曰埤蒼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類輔謂之嫵媚
 案漢書文選並作嫵媚說文嫵媚也則作嫵媚者
 作杳眇大賦曰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
 無光也索隱曰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
 文上林賦曰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
 妄改之耳說文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
 書中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杳
 威注曰胡廣云威無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茲作威說文無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歲者皆因蕤字而誤上文子虛賦是也凡蕤之威或
 東賦羽蓋威蕤字並作威又案威蕤與紛綸連文張
 揖以為亂兒是也陸機文賦紛威蕤以較之今本皆為
 馭選義與此同胡廣以為委頓失之

淮南衡山列傳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
 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
 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
 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
 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
 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為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遂考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
 者皆棄市念孫案遂當從宋本作逮逮捕也考問也言
 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追捕之也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即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
 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
 龜鎔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
 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
 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
 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
 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而南夷傳道而北
 併柯江漢紀道作從
 為偽 偽為漢書而南夷傳道而北
 併柯江漢紀道作從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念孫案偽上本無

為字偽即為字也還偽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既還而為
 之辭也後人誤讀偽為詐偽之偽故又加為字不知無
 其事而為之辭即是詐偽無庸更言偽也太平御覽珍
 寶部引此作還偽辭曰是其證堯典朕聖讒說殄行五
 帝紀作殄偽偽與為同字為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
 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魯世家為作偽此傳
 下文使人偽得罪而西偽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為是史
 記為字多作偽也又堯典平秩南偽偽衛包改作訛今
 據周官馬相氏注
影宋本周官釋文
 及羣經音辨改正五帝紀作南為今本為作謬亦後人
 依衛包改之今據索
 隱改唐風采芴篇人之為言正義曰定本作偽言月令

母或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為詐偽成九年左

傳為將改立君者釋文為本或作偽爾雅造為也王風

兔爰傳作偽也楚策孫子為書謝韓詩外傳作偽書本

作偽喜亦後人所改邁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偽義弗克偽義即為

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行偽即行

為衣冠行偽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

墨子矣言議談說亦四字平列考韓詩外傳正作衣

冠行為楊倞注以為行偽而堅謬矣又正論篇曰不能

凡荀子為字多作偽楊注皆失之

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偽之無所

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為之動謂

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性惡篇曰人之性

惡其善者偽也論衡本性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

善也案此篇內淮南叔真篇曰趨舍行偽詮言篇曰道

為字皆作偽理通而人偽滅義竝與為同是諸書為字亦多作偽也

又此傳下文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偽為左右都司空上

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為字亦後人所加偽即為字也漢

書伍被傳作為丞相御史請書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

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

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即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漢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客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左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左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客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

傳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闕說文闕所以止罪也今本爾雅闕作閔越語王孫維今本維作雄海外西經肅慎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維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淫辭篇作空雄

儒林列傳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為從諛酷吏傳贊曰杜周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諛之為從容猶縱吏之為從容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容鬼吏區之為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吏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

志作史區吏容聲相近蓋一也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為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尙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論衡感類篇說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金滕曰古文家以周公奔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

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尙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尙書自為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未民間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非常釋間即奏事

非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集解斷非常釋聞為句引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念孫案如徐說則非常釋聞四字義不相屬聞當依漢書作聞字之誤也非常釋為句謂其非常見聞釋也此結上之詞聞即奏事為句聞即猶今人言聞或也此起下之詞聞即奏事上善即譴而言兩即字並與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譴責則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以至於此聞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也下文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子監史漢禍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即察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教法上財察此四即字亦與或同義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為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為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為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為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為可使者疑

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徙諸名禍猾吏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
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
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
此當作徒請召猾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為治是
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即召之譌禍即猾之譌
而衍者也隸書猜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祖紀禍賊下今本作徙諸又徒請之
譌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此是
作猜一本作禍而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
寫者又誤合之也

義

以焮大豪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焮大豪集解徐廣曰焮音熏索
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
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
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作動動即
動之誤故漢書作動也樂記謹以立動其作熏作焮者
鄭注動或為動又皆動之誤呂氏春秋離謂篇曰口動天高注動感動
也今本動天作熏天此亦是動誤為動又
誤為因文求義當以作動者為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
也迂矣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千人羣下無盜字即其證蓋前既云盜賊滋起故後但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爲自言獨宣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回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自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天水駱壁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椎咸之譌咸又成之譌也椎即椎擊之椎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反矣咸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咸工記斬人注輪軹與軹大小之咸釋文咸本又作減同洽斬反臬氏注消涑之精不復咸也釋文咸洽斬反本亦作減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繫乃椎擊之譌椎擊之以成獄故曰椎成所謂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

本椎咸譌為推滅又刪去索隱內下音滅三字以牽合已誤之正文斯為謬矣

蝮螫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螫索隱曰蝮音蝮蛇螫音螫鷹也言其酷比之蝮毒鷹攫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謬蝮讀為蝮蝮螫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蝮螫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愎不仁杜預曰愎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螫顏師古曰螫很也愎字從戾得聲故與蝮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為人好利而螫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螫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即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而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者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為城也城當為城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敘傳方今雄策帶州域者今本城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史記天官書域誤作城

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城亦域之
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而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而邊殺數萬人
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
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
眩人卽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
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
夷揮國人獻幻人幻人卽眩人也索隱本出犁軒眩人

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偵而輕之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漢書偵作負師古曰
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
記偵字乃偵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偵而辭助高注曰
自偵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偵貴又曰偵愛
矜功偵竝與負同後人多見偵少見偵故偵誤爲偵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

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竝作華池又文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卽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尙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觀夫謂崑崙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寘於何而見崑崙爲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觀夫謂崑崙者乎夫字卽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睹所謂崑崙乎亦無本紀二字又崑崙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

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
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
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有以語也論語為
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維也篇仁者雖告之日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
竝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乎
為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為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
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
精神篇其以我為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余敢
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
言邪即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字以申明之殊為多
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為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
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為況字見大雅桑柔召
晏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脩華嶽碑又呂后紀之
鄒兄漢書翟方進傳之實兄儒林傳之翟子兄又尹翁
歸傳翁歸字子况皆讀為况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
兄為況而刪去其音斯為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僭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為乃休乃鑄錢掘冢為一句休上
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因乃譌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義
耳漢書作臧命作姦剽攻句休乃鑄錢掘冢句顏師古

曰不報仇黜瑛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爲句貨殖傳曰起則棺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侯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伉故改伉爲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郅都伉直是也今并注文亦改爲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茲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茲有著字

行十餘日

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會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鄴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為讖說文曰讖誕也誇讖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讖猶令人熱誇讖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讖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母怪嚴母雜俗母異禮嚴亦與讖同怪讖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今作茯苓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

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
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
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
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並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
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
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然則
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上爲兔絲謂茯苓爲兔絲
之根則可謂爲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
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其根今本有滿字無其根二字
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緒
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緒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
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
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蒼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
云蒼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語見藝文類聚春秋繁露奉
本篇曰蒼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
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北流入決水漢書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蓼婁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江灌之閒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囊彊嘗傍行祥成享冥光綱

長亾十六字為韻念孫案民當為岷岷字古讀若亾本

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為韻

說文岷從民亾聲字或作岷通作萌管子輕重乙篇

則以賜貧岷與兵糧為韻韓子八姦篇五曰民萌與牀旁兄缺行強方為韻楊雄幽州牧箴偃我邊萌與康唐念亾倚其成冥二字則閒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真部為韻

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當為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灼瘴為兆其理縱依僮程林薛綜曰程猶見也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平御覽方

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刺

諸靈數刺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刺注曰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刺刺二字此皆刺之誤也今本作刺者刺字俗書作刺因誤而為刺說文刺策也從艸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刺音近策刺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蒼也或作刺義即本於徐廣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竝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弊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弊注曰弊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弊也今本皆改弊為幣并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弊為幣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鹽鐵論錯幣篇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太元元掇古者寶龜而貨具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字竝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

翼釋文作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竝作樊趙策啟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樊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樊

什倍其償

求奇縉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為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

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

即取償也秦策曰亾於秦而取償於齊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

義無庸改為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

正義曰隋今為種今本種譌作搖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裹也今

楚越之俗尚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採捕積聚種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種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祿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為果祿京房作果墮墮與

隋通則果隋卽果菰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灰地如鶩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俗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灰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灰地如鶩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

木所以為輶音秋漢書作千章之菾孟康曰菾任方章者千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為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菾釋文菾本又作秋莊子人間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為菾苴侯漢書菾作秋

醬千甌

醢醬千甌醬千甌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會部太平御覽飲會部引史記竝作漿千甌

鰕千石

鮐鯨千斤鮓千石鮑千鈞集解徐廣曰鮓音鮓鮓魚也

本作鮓音輒膊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鮓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又

曰注鮓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鮑不相離謂之膊

聲類及韻集雖為此解而鮓生之字見與此同鮓者小

雜魚也自鮓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存念孫案鮓音昨苟反字

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鮓音輒字從魚取聲輒音玉篇

膊魚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北郊朝鮮兩字絕不相通此

文以鮐鯨為一類鮓鮑為一類鮓音輒字從取不從取

世人多見取少見取故鮓誤為鮓今俗書輒字作輒誤

與此同也鮓千石鮓千鈞當作鮓鮓千鈞鮓鯨千斤鮓鮓千鈞相對

為文鮓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徐廣注鮓音鮓

榻布皮革千石而誤衍也當依漢書刪鮓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鮓

書正作鮓鮓千鈞顏師古曰鮓膊魚也音輒膊魚也正義同即今不著鹽而

乾者也鮓音輒是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鮓

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鮓生之字與此同是直

不辨鮓鮓之為兩字矣且鮓為膊魚鮓為鹽漬魚見玉篇

二類相近故以鮓鮓連文若改鮓為鮓而訓為小魚比

之於鮓斯為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魁結注曰上音椎

下音髻今改魁結為椎髻而刪去其音斯為妄矣陸賈傳尉他魁結箕踞朝鮮傳魁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魁結耕田索隱竝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漢書陸賈傳貨殖傳竝作魁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竝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楚辭招魂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竝作結

說文無髻字

拙

田農拙業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為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亦以

掘為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盞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皋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衰妣之所用歿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梁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漢

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晉語

曰梁食之精者

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

是糲粗而梁精不得以

糲梁連文梁當爲梁字之誤也

案梁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譌溷曲禮稷曰明案

釋文一本作明梁淮南人間篇飯黍梁今本梁誤作梁

爾雅曰梁稷桓二年左傳

曰梁食不鑿玉藻曰稷食菜羹論語鄉黨曰疏食菜羹

梁食稷食疏食異名而同實也梁與糲皆食之粗者李

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梁糲之食藜藿之羹韓子五蠹

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

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主

術篇曰堯太羹不和梁食不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
錦食則梁肉以粢糲與梁肉對言淮南人閒篇陳駢子
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
歸君食芻豢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上文云豢以芻豢
黍粱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良與
梁爲韻以糲粢與黍粱對言是粱精而粢粗可言糲粢
今據改不可言糲粱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
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
不朽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

不知巧字古讀若糗正與守爲韻韓子主道篇不自操
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竝與咎爲韻
參同契非種難爲巧與酒爲韻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
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
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
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
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
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
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
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諸侯謀之

惠之早實諸呂不合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

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言先

君之思嫵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

即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

謀為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為

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為義言所共疑

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為共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為

恫恫疑恐懼也古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

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

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恫為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

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會肉皆為疑成鄭

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

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

小問篇曰駮會虎豹故虎疑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

眾人恫恐恫恐即恫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

賦亦曰終怵憚而洞疑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即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而謂往為來者亦猶亂之為治故之為今擾之為安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通追來孝通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通為述來為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辯見經義聞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

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為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

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荆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也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音今本此下載索隱曰玩殖此字為爭於機利句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為句貨殖傳曰故其民益玩巧并兼茲殖為句爭於機利為句索隱本玩音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茲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為句巧并兼茲為句殖爭於機利為句矣大謬

姜姓解亾

田闕爭寵姜姓解亾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姜姓解

亾姝為不詞解當為鮮字之誤也凡從魚之字或譌從

元元鰥寡鰥字作鰥史記賈生傳細故楚辭兮蒯字作蒯皆共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鮮字作鮮俗蒯解字作鮮二形相似故鮮字譌而為鮮月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茲作穀實解落墨子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葬篇作解而食之兩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鱣字文選吳都賦鱣澗閔岡李善引爾雅曰小山別鮮之言斯也俗語斯白之字作大山曰解皆其證也爾雅釋詁文曰鮮本或作誓沈鮮齊魯之閒聲近斯爾雅故字相通阮氏伯元肇經室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肇經室文集曰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寡鮮即斯字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茲作惠于鰥寡偽孔傳訓鮮為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

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亾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劍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為一類廉勇為一類劍論與兵書對文顏司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三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漢書司馬遷傳同服虔曰世善劍也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倒轉劍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既信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既信不失信也方言廣雅竝云既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為文下文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

侯後世聖人君子

侯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侯後聖君子今本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侯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言即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本指孔子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索隱本出以侯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出公羊傳是其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侯後聖君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即附於本書之下凡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尚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暇備是以史記中古字多為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為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尚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之下其餘異文尚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磐石作盤石孝文紀此所謂磐石之宗也愆滯作苦滯樂書則無愆滯

之音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鐘長八寸七分一菽作叔天官書菽為髯作頰

矣封禪書有龍垂倭作倭魯世家倭第作弟會陳丞相世家

胡髯下迎黃帝游雲夢司馬莫五子胥傳吾礪作厲

相如傳長卿第俱如臨邛蘇秦傳今虛喝作虛

勝自嶺作嶺嶺院之西効作效茲効之

獨是故恫疑虛喝張儀傳吾請輝作輝賈生傳

而下爐作天地甌作缶李斯傳擊鎰作溢百鎰豐作

擊甌賢而愈不立嚮作鄉韓王信傳及航

作元蓋其航佯作詳田叔傳以為稚作穉匈奴傳右

斜轉作轉野馬而轉馳作馳馳邱烽作燧燧燔

贍作澹贍沈撰作選列選倣作放文王八卦甌作檐植

傳醬千甌以二者相較則索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

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盤作槃平原君傳玉

訊作諄賈生傳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誚作譙樊噲

讓項羽裙作裙萬石君傳取齧作齧魏其武安傳杜鄒作

鎬司馬相如傳崖作厓察之野作埜跨野網作罔醉吏

天下之綱皆與說文相合又如蒼作倉項羽紀異軍蒼

臣表張蒼救作挾十二諸侯表吳王高苑作高苑高祖

為計相救夫差十一年救陳高苑高苑高苑

制侯丙倩莊作壯棘陽莊侯杜得臣涅陽莊侯張平

陸梁作陸量陸梁侯恭作共惠景問侯者表恭侯劉

元以來王子侯者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表牟平恭侯劉濞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表牟平恭侯劉濞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表牟平恭侯劉濞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表牟平恭侯劉濞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侯將相名臣表中 嚙殺作焦殺樂書其聲 大荒落作大

芒落麻書疆梧大 協洽作汁洽作噩作鄂浞灘作汭

漢竝同 藩作蕃天官書環之匡 葵女作務女同 樞作隋

平準書三日 管作筭欲擅管山 犁鉏作犁且齊世家 闕

止作監止闕止有 徐州作徐州田常執簡 費王作弗王

晉世家子穆 荀躒作荀欒趙世家荀躒 熒惑作營惑孔子

世家匹夫而 圯作汜留侯世家步 旗作期三王世家 佚

作軼母伺 寓作偶老子韓非傳大 端木賜作端沐賜漆

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漆雕竝作漆彫公伯僚作公伯

繚公堅定作公肩定申黨作申堂公西歲作公西箴仲竝

尼弟 舫作枋張儀傳舫 得作德孟嘗君傳齊 孺作躄躄

而見 洒作灑范睢傳羣臣莫不 馳作施譬若馳韓盧 愨

作悞屈原傳離 誹作非誹俊 賈誼作賈義賈生 洛作雒

呂不韋傳會河 匡作榘刺客傳秦舞 辯作別李斯傳辯

一渡作度淮陰侯傳陳 草作卑草山而 狡兔作郊兔狡

灰 渾作重匈奴傳以示不如 廬胸作盧胸築城鄣列 稽

且作稽沮衛將軍驃騎 敝作弊主父傳靡 勞浸作勞寢

而南夷傳其旁東 諸蔗作諸柘司馬相如傳 雕胡作彫

北有勞浸靡莫 胡東蕃 卬削作戍削揚地 璆珊作盤玃勃窣作勃猝璆

勃窣上 酈作豐酈鄆 踰作踰趨 滄滄 鷗鷗 隰隰 鷗鷗 鷗鷗

嶋作歲鷺

鷺嶋嶋

鮮枝作鮮支

鮮枝

榕椽作荅還

荅椽

胥

餘作胥邪

雷落胥餘

卉吸作卉歛

潤葭

嫺作閑

嫺都

笮

叩作之君長

浸潄作浸淫

浸潄

眩潛作泫潛

紅杏眇

窶作逢

窶涌

經作徑

大宛傳

導作道

為發導驛

黎軒作黎軒

奄蔡

謫作適

滑稽傳

竿作干

貨殖傳

鼃作蜺

黎軒

亦可見古書多假借之字故并記之

太史公自

史記第六

